

引用:涂海强,李梦佳,张丽娜.金元医籍语言特点与语料价值[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7(6):46-51.

金元医籍语言特点与语料价值*

涂海强** 李梦佳 张丽娜

(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金元医籍是中医临床辨证施治的重要医学著作,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通过全面考察相关医籍语料,以词汇与语法项目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名词作状语语法项目的研究,采用共时与历时比较相结合,医理与文理相结合、穷尽调查与抽样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发现金元医籍语言具有口语性与专门性、传承性与创新性以及方言地域性特点。作为汉语史语料,它具有重要语料价值,可以提供语言研究材料,有助于修订或编撰语文辞书,丰富汉语史研究的语言项目。深入发掘其内涵,对于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我国优秀的中医药学传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传承价值。

关键词:金元医籍;语言;语料;汉语史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24/j.cnki.jsctcm.2024.06.009

文章编号:2096-1340(2024)06-0046-06

金元医籍作为传世文献,是中医临床辨证施治的重要医学著作,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全面考察金元医籍语料,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现以金元四大家医籍为例来探讨金元时期医籍语言特点与语料价值。

1 语言特点

金元医籍是唐宋与明清之际的关键过渡期,承前启后。当时“医学争鸣、学派蜂起”,涌现出了金元四大医学流派,如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杲(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1-4]。他们著述医籍、阐明医理、治病求人,丰富了中医临床理论。这些医籍文献语言与古代文学作品语言相比,除了保留一定程度的文言性外,还体现着自己的特性。

1.1 口语性与专门性 金元医籍文献不同于近代汉语文学作品语言,它除了医籍本身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外,还融合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性词汇,朗朗上口。它如实地反映了金元时期口语的词汇与语法现象,这是近代汉语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摘录李杲语段如下:

(1)枳实导滞丸 治伤湿热之物,不得施化,而作痞病,闷乱不安。枳实_{炒,去穰,五钱} 黄芩 黄连_{去须,各五钱} 茯

苓_{去皮} 泽泻_{各二钱} 白术 炒曲_{各五钱} 大黄_{一两} 上件为末,汤浸炊饼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七八十丸,食远,温水送下,量虚实加减,更衣止后服。(《东垣先生试效方·饮食劳倦门·劳倦所伤论》卷一)

(2)加味青娥丸 治肾虚腰痛,或风寒中之,血气相搏为痛。杜仲_{姜汁浸炒,十二两} 破故纸_{水淘,十二两,芝麻同炒变色,去麻,瓦上焙干为末} 沉香_{六两} 胡桃_{去皮膜,另研,六两} 没药_{另研} 乳香_{另研,各六两} 右为末,用肉苁蓉十二两,酒浸成膏,和剂捣千余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或盐汤任下。(《兰室秘藏·腰痛门》卷中)

上述李杲的《东垣先生试效方》^[5]《兰室秘藏》^[6]记载的药方“枳实导滞丸”与“加味青娥丸”里面的口语词汇相当丰富,如服药动词“送下”与“任下”“食远”与“空心”“汤浸”与“酒浸”“更衣”“施化”“虚实”“捣”等。这些口语词汇既是前代医籍文献的承接,也是当时口语词汇的记录,保留了前代语言的使用规范。这些医籍中的口语词汇往往是近代汉语研究忽视的地方。比如“送下”,现代汉语指送客,送行。近代汉语医籍里指服药动作动词。金元医籍中,与“送下”搭配的受事名词,与“下”基本一致,用法非常普遍。它可以是倒流水(泉水)、姜汤、米饮、茶清或茶、醋汤、白汤、茶汤、温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Y134)

** 通讯作者:涂海强,副教授。E-mail:tuhaiq@163.com

水、米饮、散剂、汤药以及童便等。“任下”，口语性比较强，在江淮官话中常用，是常见服药动词，表示服下；吞下。“任下”有时省作“任”。如“川芎天麻散 川芎 细辛 苦参 地骨皮 菖蒲 何首乌 蔓荆子 薄荷 杜钱梨 牛蒡子 荆芥穗 蛇蛻草 威灵仙 防风 天麻 各一两 甘草 二两，炙 上为末，每服二三钱，研蜜水调下，茶水任，不计时候。”（《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药证方》卷三）《汉语大词典》^[7]未收。“任下”在医籍中，往往需要吞服的辅助饮品，如茶、酒、醋、盐汤等。它在现代汉语中少用，而在方言区指称药物时，常常使用。

医籍词汇的专业性，比较明显，如药名、病症等词汇。这是上古到近代医籍不可避免的自然语言现象。如“湿热之物”“痞病”“闷乱”“肾虚腰痛”“血气相搏”“风寒”等词汇。中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与共，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医学，随着医学用语的广泛应用，医学专业词汇有的已融入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中，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一部分。

1.2 传承性与创新性 医籍文献都有较强的传承性，医学著作者大都受前代医籍的影响，在词汇与语法方面因袭前代，有的文献照抄照录。但每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特定的语言现象，体现出了各自时代的创新性。以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8]《黄帝素问宣明论方》^[9]文献中的“消进”与“消克”为例。

（1）利膈丸 主胸中不利，痰嗽喘促，利脾胃壅滞，调秘泻脏，推陈致新，消进饮食，治利膈气之胜药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咳嗽论》卷下）

（2）设病愈后，老弱虚人常人，常服保养，宣通气血，消进酒食。（《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水湿门·水湿总论》卷八）

（3）自下而损者，一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二损损于肝，筋缓不能自收持；三损损于脾；饮食不能消克。（《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虚损论》卷下）

《广韵·宵韵》：“消，灭也。尽也。息也。”“进”有进食，饮食义。“消进”复合词表示饮食的消化，吸收。《汉语大词典》收录“消化”，未收录“消进”。“消进”在唐代还不是一个凝固化程度高的词，结构比较松散，可以分离。比如唐王焘《外台秘要·崔氏疗脚气遍身肿方》第十九卷“药消进食，食

消又更进二服”^[10]。“消”指药物和饮食的消化。“进”指饮食的进食，吸收。到了宋代，“消进”的词汇化程度加深。如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记尝所治病二十三证》卷中曰：“大胡黄连丸 治一切惊疳，腹胀，虫动，好吃泥土生米，不思饮食，多睡，嗝噎，脏腑或秘或泻，肌肤黄瘦，毛焦发黄，饮水，五心烦热。能杀虫，消进饮食，兼治疮癖。常服不泻痢方。”^[11]

金元时期，“消进”词汇化已经稳固。元曾世荣《活幼心书·信效方·汤散门·醍醐散》卷下曰：“治吐泻后，调和脾胃，消进饮食；及丁奚哺露，虚热烦渴，气逆心恶。”^[12]明代存用，如明王肯堂撰《证治准绳·幼科·脾脏部（上）·不乳食》集之七“消进奶（妳）食”^[13]。清代罕见。从“消进”的词汇化角度考证，“消进”在唐代是词汇化的萌芽，词汇结构比较松散，处于离散状态。宋代开始词汇化的进程，金元时期词汇化过程完成。“消进”的宾语比较单一，基本上是饮食、酒食、奶食。明代存用，清代基本上不用。

《广韵·德韵》曰：“克，能也。胜也。”“消克”表示饮食的消化。《汉语大词典》亦未收。“消化”最初在宋代《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中出现，如“道则不消克”^[14]。此时“消克”词汇化过程没有完成，“消”与“克”各自语素义明显，组合成复合词“消克”也不是指饮食的消化，吸收。“消克”表示丢弃克己复礼的道理。“消克”在金元时期完成词汇化，表示饮食的消化。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了词汇化。如明朱橚《普济方·痰饮门·留饮附论》卷一百六十六载：“此药化痰止嗽，消克饮食。”^[15]这是《普济方》中记载的“辰砂利痰丸”的药效，可以止咳化痰，也可以消化饮食。清张璐《本草逢原·隰草部·麦门冬》载：“《本经》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一气贯下，言因过饱伤胃而致心腹气结，脉绝不通，羸瘦短气，故宜以此滋其津液，通其肺胃。殊非开豁痰气，消克饮食之谓。”^[16]

明清时期，“消克”作为名词，表示具有消克作用的药物，如明薛己《外科枢要·治验》卷三载：“小便秘涩，服消克之药愈甚。”^[17]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瘫痪》卷十三载：“或者谓痰、谓火、谓风，多与清凉消克发散之剂。”^[18]前者“消克之药”指消痰与

痞块的药,后者指消痰散结的药,其对象都是病症或病理产物。

从“消进”与“消克”的词汇演变来看,既有传承前代医籍的用法,也有金元时期语言的创新性。

1.3 方言地域性 金元医籍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他们医籍文献用语,也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以《儒门事亲》^[19] 词汇为例。

用蛛丝勒瘤子根,三二日自然退落。(《儒门事亲·疮疡痈肿·治头面生瘤子》卷十五)

医籍文献例证表明:“退落”常用来描述疤痕、疮痂、瘤子等印记的消退;毛发的掉落;病症的减退。此义项初见于宋代,如《圣济总录·小儿急疳》卷第一百七十二记载“虾蟆丸方”,治疗小儿急疳,制药后日三服,“如急疳,曾退落牙齿者,以倒流水化五七丸,涂龈上”^[20]。金元时期偶见,明清多有用例。“退落”口语性强,在西南官话区或江淮方言区中常见。《汉语大词典》只列举一个义项:倒退落后,引证现代文学用例。

又如《保童秘要》^[6] 记载如下:

(1)项颊及体胸背赤肿方 升麻_{八分} 生地黄_{十二分} 犀角屑 夜干 黄芩 梔子 玄参_{各五分} 蓝子_{去皮} 芍药 羚羊角 大黄_{各四分} 黄柏_{三分} 右并细锉,绵裹,取成炼了猪脂,详酌多少,以慢火与药同煎,候药紫色即取出,滤去滓,放冷,用摩肿处。(《保童秘要·痈疽》)

(2)燔毒疮诸方 梔子仁 蛇啣_{各五分} 犀角_{三分} 升麻_{四分} 生地黄 黄芩_{各八分} 青蓝_{叶切,取五合} 右细切如豆,以绵裹,取成炼了猪脂,详酌多少,用慢火煎三上三下,候药色紫即取出,去滓放冷,每用以少许涂肿处。(《保童秘要·痈疽》)

“放冷”的方言地域性非常强,湖北、四川、安徽、浙江等地都有使用。

2 语料价值

金元医籍语料,学者研究不多,但同属医籍文献在整个汉语史和医籍史中有着重要的语料价值,理应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2.1 提供语言研究材料 金元医籍中的词汇与某些语法结构,是整个汉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金元医籍中的词汇和语法现象缺乏系统搜集、整理与解释,一些重要的字典、词典、语典等工具书以及词汇研究专著对金元医籍中的俗语词与医籍谚

语也大都失收,这成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薄弱部分。袁宾认为:“一些医药和科技方面的文献集中记载了当时疾病诊治和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日常用语和专门用语,可以说是语言研究特别是词汇研究的宝贵资料。”^[21] 金元医籍有很强的口语性语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对象,理应引起学者的关注。王云路指出“口语性强的语料最接近民间语言,因而具有语言研究价值。”^[22] 金元医籍能为汉语史和医籍史提供重要的语言研究材料。例如:

(1)差消

胃热差消,脾病不化,食积与病势已甚矣。此时节择饮食以养胃气,省出入以避风寒,候汗透而安。(《格致余论·大病不守禁忌论》)

“差消”表消化不良。金元亦不多见,明清罕见,是元代医籍特征词。

(2)镇坠

《广韵·震韵》:“镇,压也。”^[23] “坠”,《大词典》释义“落下;陷入”。“坠”是往下落的过程与方向。医籍文献中,“镇坠”比喻利用药物性能压制或镇压人体上升之气或浮越之气。从词语语法特征来看,“镇坠”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字典、辞书一般未收录。金元医籍有7例。

遂与苏子降气汤、四磨汤下黑铅丹、养气丹,镇坠上升之气,且硫黄、黑锡佐以香热,又无补养之性,借此果能生气而补肾乎?(《金匱钩玄·气属阳动作火论》附录二)

(3)匱和/和匱

《说文·匚部》:“匱,匣也。”^[24] “匱”的本义是匣子。《周礼·天官·食医》:“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25] 郑玄注:“和,调也。”“匱和”指在匣子里调和,后语义偏指“调和”。中医调制药物,有专门的药匣,形制不同于盛装衣物的大匣子。有时“匱和”也作“和匱”。金元医籍出现“匱和”与“和匱”各1例。

感应丸 干姜_{炮制,一两} 南木香_{去芦} 丁香_{各一两五钱} 百草霜_{二两} 肉豆蔻_{去皮,三十个} 巴豆_{去皮,心,膜,油,研,七十个} 杏仁_{一百四十个,汤浸去皮尖,研膏} 右七味,除巴豆粉、百草霜、杏仁三味外,余四味捣为细末,却与三味同拌,研令细,用好蜡匱和,先将蜡六两溶化作汁,以重绵滤去粗,更以好酒一升,于银、石器内煮蜡溶,滚数沸,倾

出,候酒冷,其蜡自浮于上,取蜡秤用丸。春夏修合,用清油一两,于铫内熬令沫散香熟,次下酒煮蜡四两,同化作汁,就锅内乘热拌和前项药末。秋冬修合,用清油一两五钱,同煎煮熟,作汁和匱药末成剂,分一小铤子,以油单纸裹之,旋丸服耳。(《脾胃论·论饮酒过伤》卷下)

遍查“匱和”与“和匱”在文献的用例,发现金代李杲《脾胃论》这条材料,是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绍兴续添方·感应丸》里继承下来的。清代日本人丹波元坚《杂病广要·内因类·消磨兼疏荡诸方》也如出一辙。“和匱”语义偏指“和”,指调和。元明时期,医家多用蜡或蜜调和制药。如元许国祯《御药院方·感应丸》卷三“用好蜡匱和”^[26],明朱橚《普济方·服饵门》二百六十五“次以蜜和匱药”^[27]

2.2 修订或编撰语文辞书 对比《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与《中医大辞典》等大型语文学工具书,发现它们收录的词语义项存在失收、孤证、书证较晚等问题。金元医籍词语考释,可以帮助义项新立、释义增补、书证补晚。以词汇“清利”为例:

(1)下焦吐者,从于寒也。脉沉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利,大便不通,治宜毒药通其闭塞,温其寒气。(《丹溪手镜·呕吐》卷之下)

(2)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或大便利而不渴,气微力弱,急以术附汤温之。(《活法机要·心痛证》)

(3)后一证,当清利肺气,八风汤或凉膈散加大黄、芒硝亦可,或如圣汤加大黄,或八味羌活汤加大黄,此是春时发斑,谓之风斑耳。(《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小儿斑疹论》卷下)

从“清利”在医籍中的修饰对象来看,“清利”与“通利”和“快利”构成同义词,且含有共同核心义素“利”,“清利”表示通畅义。《汉语大词典》未收此义项。金元医籍有 17 例(不计重复)。

(1)气血宣行其中,神自清利,而应机能用矣。(《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妇人门·妇人总论》卷十一)

(2)薄荷叶_{辛苦},疗贼风、伤寒,发汗,主清利头目,破血年利关节,治中风失音,小儿风痰,新病差

人不可服之,令虚汗不止。(《东垣先生试效方·药象门·药象气味主治法度》卷一)

(3)川芎石膏汤 治风热上攻头面,目昏眩痛闷,风痰喘嗽,鼻塞口疮,烦渴淋瀝,眼生翳膜,清神利头,宣通气血,中风偏枯,解中外诸邪,调理诸病,劳复传染。(《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药证方》卷三)

《汉语大词典》释义“清利”有 5 个义项,其中义项 3 表示“清澈有神”,用来形容眼睛。根据医籍文献用例,“清利”不仅指眼睛,还可以指头脑、精神。“清利”是并列复合词,表示头脑清爽,眼神清澈。“清利”复合词可以分开使用,构成“清神利头”短语。“清神”指精神清爽,“利头”指头脑清爽。精神从属于大脑,“清神利头”有时作“精神清利”。《汉语大词典》语义偏指眼睛,忽略了语素“头”的语义。而且引证现代文用例,时代较晚。金元医籍就有用例,共 16 例。

2.3 丰富汉语史研究 金元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当时外族入侵,蒙古族北上南下,杀伤抢掠,一统中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灾难。生逢乱世中的河北、河南和南方金华(古称婺州)等地的医家,著书立说,治病救人。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与汉族杂居而处,民族融合渗透到了日常语言和医籍文献中,既是前代医家用语习惯的继承,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标志现象。如名词作状语,在金元医籍中有四种语言表达形式,如“Pre+NP+VP+(O)”“NP+VP+(O)”“Pre+NP”与“NP”。上古汉语就已经出现名词用在动词前作状语,近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也存在,但学者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介词与名词构成介宾短语作状语占主流。金元时期,统计考察的 28 种语料数据表明,“NP+VP+(O)”与“Pre+NP+VP+(O)”基本持平,而且前者首次超过后者,占 46%。介宾短语作状语占 40.3%。而且金元医籍还出现了省略谓语中心语 VP 的状语形式,如介词与名词性短语组合作状语,占 3%;名词直接作状语,占 10.7%。从语言史角度,金元医籍名词作状语的语法结构,与当时蒙古族语言渗透有着天然的时代关联。蒙古族的“汉儿言语”以不使用介词为常,汉民族语言以介宾短语作状语为主流。金元医籍的语言研究能够丰富汉语史的研究。例如:

第一组:

(1)阳气,烦劳积于夏,令人煎厥,目盲不可视,耳闭不可听,人参散主之。(《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煎厥证》卷一)

(2)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慎不可犯,以葛花解醒汤主之。(《脾胃论·论饮酒过伤》卷下)

第二组:

(3)曲蘖枳术丸 枳实_{麸炒,去穰} 大麦蘖_{面炒} 神曲_{炒,各一两} 白术_{二两} 右为细末,荷叶烧饭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用温水下,食远。(《内外伤辨惑论·辨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卷下)

(4)黄连清膈丸 麦冬_{一两} 连_{五钱} 鼠尾_{三钱} 右蜜丸,绿豆大,温水下。(《脉因证治·热》卷上)

第三组:

(5)太阳证,头疼,发热恶寒,腰脊强。脉浮而紧,无汗谓之伤寒,可汗,宜麻黄汤。脉缓自汗,谓之伤风,宜桂枝汤。(《脉因证治·伤寒》卷上)

(6)四之气为病,多发暑气,头痛,身热,发渴。不宜作热病治,宜以白虎汤。(《儒门事亲》卷十《大暑未上四之气》)

(7)气虚,四君子主之;血虚,四物主之;热,用承气下之;痰,用白术、竹沥。(《丹溪手镜·厥》卷之中)

以上三组是有介词与无介词的对立,但都是名词作状语在金元医籍中的表达形式,可以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佐证。根据语料穷尽调查,名词作状语在金元医籍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状语表达形式 NP+VP+(O) 在金元时期表现出了与传统的介宾短语作状语的表达形式 Pre+NP+VP+(O) 齐头并进,一争高下的态势,而且在金元四大家的代表性医籍竞争中占优势地位,超过6个百分比。这既是医籍著述表达习惯的体现,也是社会语言环境在文本语言中的反映。从先秦到近代汉语,介宾短语作状语是传统形式,名词性词语放在谓语中心语 VP 前作状语,虽然是名词性词语的一种基本功能,但总体生命力并不强,乃至在现代汉语中,名词作状语也不是主要表达形式。而金元时期的强劲势头,是特定历史时代在语言中的反映。

第二,根据句法功能,金元医籍文献也出现了省略谓语中心语 VP,介词与名词性词语组合成介词

框架作状语的表达形式 Pre+NP。谓语中心语 VP 在上下文语境中可以补出,属于语境缺省。介词一般是表介引动作行为的工具或方式的“以”或“用”等。

第三, NP 作状语的表达形式,省略了谓语中心语 VP,根据语境与语义认知,缺省的是“吞服”义或“主治”义的动作动词,此时 NP 可以进入“宜+NP”的句法结构中。NP 名词性词语主要是中药材原料名词、汤剂、散剂类名词、膏丸类名词等。名词直接作状语在上古中古和现代汉语中比较少见,在整个近代汉语也不多见,但在医籍文献中不在少数。这表明了医籍文献与非医籍文献(文学作品)语料的差异性。元代是汉语史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语料总会受到民族融合带来的“汉儿言语”的影响。如朝鲜会话教材《老乞大》四种版本在方位短语作状语的表达形式上,就存在“NP+方+VP”直接作状语的例证,如古本《老乞大》(简称 A 本)反映元代语言特点:“80A—炒的半熟时,调上些酱水,生葱料物打拌了,锅子上盖覆了,休著出气。”《老乞大新释》(简称 C 本)和《重刊老乞大》(简称 D 本)把状中结构,改为述宾结构,更符合汉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如“80C—炒的半熟了,调上些酱水,把生葱作料拌着上,盖好了锅,不要出气。”“80D—炒的半熟了,调上些酱水,把生葱作料拌着上,盖好了锅,不教出气。”金元医籍因作者生活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在医籍著述的表达上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当地语言环境的影响。

3 小结

金元医籍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医学著作,既是医学文献,也是汉语史研究语料,其口语性特点的词汇与语法是近代汉语重要研究对象。金元医籍词语考释,可以修订大型语文辞书在词语义项失收、孤证和书证较晚等问题,帮助义项新立、释义增补与书证补晚。名词作状语的语法项目在金元医籍的独特性也可以丰富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新的语言材料。金元医籍的语言特点和语料价值得重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古代医籍是一大宝库,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就是受古代医籍的启发而有所发现的。古代医籍的语言和术语时代性、专业性强,比较难懂,扫清语言障碍,深

入发掘其内涵,对于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我国优秀的中医学传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传承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帆,魏凤琴.刘完素火热论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1):27-31.
- [2] 李响,张丰川.张从正攻邪理论指导蛇串疮治疗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7,23(2):175-176,200.
- [3] 尚冰,刘自力,辛哲,等.易水学派脾胃学说的预防学思想[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8,36(7):1551-1553.
- [4] 谷建军.论《四库全书总目》视角中的金元医学流派[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5(6):373-375.
- [5] 李杲.东垣试效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88.
- [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 [7] 罗竹凤.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196.
- [8] 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96.
- [9] 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M].北京:中华书局,1991:84.
- [10] 王焘.重订唐王焘外台秘要方[M].程衍道,重订.明代养寿院经余居本.
- [11] 郭君双.小儿药证直诀/中医临床必读丛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65.
- [12] 曾世荣.活幼心书[M].翁宁榕,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97.
- [13] 王肯堂.证治准绳[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510.
- [14] 程颢.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5] 朱橚.普济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962.
- [16] 张璐.本草逢原[M].刘从明,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87.
- [17] 薛己.外科枢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231.
- [18] 魏之琇.续名医类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303.
- [19] 张从正.儒门事亲[M].北京:中华书局,1991:829.
- [20] 太医院.圣济总录[M].郑金生,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934.
- [21] 袁宾.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969.
- [22]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1.
- [23] 陈彭年,丘雍.广韵[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8:114.
- [2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636.
- [25]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9.
- [26] 许国祯.御药院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165.
- [27] 朱橚.普济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4559.

(修回日期:2022-11-17 编辑:蒲瑞生)